

# 陆军中野学校

## ——谍报战史

(日) 畠山清行 著

刘春兰 译

蔡铭熹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本书系根据小泉制本株式会社1974年版本译出

## 陆军中野学校

——谍报战史

(日) 高山清行 著 刘春兰 译 蔡铭焘 校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76千字 13印张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贵州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3067·183 定价：1.20元

印数：00001—50000册

## 译者的话

大致说来，间谍谋略活动是应人类斗争、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有斗争、有战争，必有间谍谋略活动。间谍谋略与战争一样，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翻开中外历史，在战争中重视间谍活动，巧妙地利用谍报谋略出奇制胜，或者因忽视间谍谋略，将千军万马毁于一旦的史实都不乏其例。

古代世界出现了许多重视间谍谋略的明君良将。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的波斯大帝国，间谍被称为国王的“耳目”，国王称间谍为“亲人”。

后来，迦太基的汉尼拔和罗马的凯撒等名将也都以善于运用间谍谋略著称。

在日本历史中，北条氏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良将均因重视谍报谋略而屡建功勋。

欧洲人从中世纪就展开了间谍战。在号称“世界间谍之魁”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为创建最初的间谍机关——维尔辛根，倾入其全部家产。

十六世纪末，俄国的伊凡雷帝建立了“奥普里库尼库斯近卫队”，它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秘密情报部“奥库勒涅”的前身。继承它的衣钵的是现在的克格勃。

我国早在公元前五百年就出现了《孙子兵法》，其中的第八篇《用间》讲的就是间谍术，被称为世界间谍术的鼻祖。我国历史上善于运用间谍谋略、治国治军有方的英主名将更

是不胜枚举。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情报革命”，战略情报开始受到特别重视。战后三十年来，在谍报方面显著发展的是当今世界的两霸。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它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苏联的克格勃更是无孔不入。其手段之卑鄙，目的之险恶令人发指，这些都已为世人所知。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出版物中，似乎还很少见到有关日本谍报工作的资料。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日本谍报方面情况感兴趣的读者想必也大有人在。

《陆军中野学校》就是一部日本谍报战史。作者崑山清行花费十五年时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掌握了充分的资料，撰写出这部长篇历史巨著。全书共十五卷。这里与读者见面的第一卷是全书的总纲，看了对全书可见一斑。本卷内容极为丰富，从中可以了解到日本谍报发展的过程及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例如：日俄战争之前，一九〇三年左右，日本陆军省的情报官明石元二郎，以驻俄公使馆武官的掩护身份，住在彼得堡。他仔细地研究了俄国的历史、国情、民意，得出的结论是：俄国是个庞然大物，日本不能单纯靠武力与之对垒，必须施展谋略从背后动摇其内部。于是，明石历尽千辛万苦与反沙皇组织取得联系，煽动他们造反。日俄开战后，由于明石的谋略活动奏效，在俄国后方制造混乱，牵制住了俄国准备开往前线增援的两个师团，从而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以少胜多，取得险胜。

由于日本军队中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根深蒂固，视谍报谋略为卑怯的行为，当初明石的深谋远虑也曾遭到轻视谍报谋

略的陆军省当局的讥讽，甚至认为他“胡思乱想，一定是得了神经病”，连活动经费都不肯拨给。然而，历史好象有意捉弄这些没头脑的要人：当一九〇六年六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日俄两国媾和时，日本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却在谈判桌上又输了出去。原因是参加媾和谈判的日方代表与国内最高决策机构通讯联络的密码电报完全被俄国的间谍机关破译去了。俄国掌握了日本的谈判底细，看透了无论怎么压日本，也不用担心媾和谈判破裂，终于迫使日本以最低条件在议和书上签了字。在同一场战争中，日本的成功与失败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

书中还涉及到美、英、德等国的间谍谋略活动情况，以及密码的编制、破译；间谍的遴选、培训；间谍用器材的研究、制造等情况。其中有些较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间谍谋略活动本身丰富多彩，曲折离奇，读来饶有趣味。

当前，由于构成国际政治的因素复杂化和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有人以为可以依靠人造卫星和尖端的电子器材搜集一切情报，利用人去搜集情报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其实，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恐怕也难以刺探人的内心世界，而那些有关战略决策、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往往藏在那些运筹帷幄的决策人物心中。这便是至今许多发达国家仍采取伪造身份、深入敌内、打入拉出这一古典的间谍活动方式的原因所在。《陆军中野学校》在这方面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史料。

书中有一些观点是错误的，例如作者抹煞了间谍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多处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解，字里行间为日本侵略军的刽子手吹捧；把日本的失败单纯归咎于谍

报战的失误等等。希望读者注意“取其精华，剔其糟粕”。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

## 目 录

战争与间谍	( 1 )
媾和失败的日本	( 12 )
空中英雄原来是间谍	( 19 )
监视英国领事馆	( 25 )
首次破译美国密码	( 35 )
被盗窃的海军密码	( 40 )
尚未被破译的紫密码	( 49 )
因吝惜三十万美元而毁灭了海军	( 58 )
暗杀李顿调查团的计划	( 72 )
对扒手的动员令	( 81 )
活着的抗日英雄	( 90 )
间谍李秀兰	(104)
兵务局分室和海狼舰队	(122)
后方勤务要员培养所	(148)
谋略即“诚”	(168)
穿西服的忍者们	(187)
两个中野学校	(205)
做他乡异鬼的命运	(222)
监视吉田茂	(233)
在吉田邸内的间谍	(248)
“约汉森”工作班	(262)

近卫奏章的下落·····	(279)
原子弹与杀人光线·····	(294)
秘密战器材生产工厂·····	(313)
陆军省遭“袭击”·····	(327)
淡路町谋略事务所·····	(343)
亲英日本人南益世·····	(354)
马来之“虎”·····	(380)
战云南去·····	(393)



## 战争与间谍

要探索间谍的来历谈何容易。

从前，特洛伊与希腊作战时，特洛伊军队坚守城池，希腊军队猛攻不克。一天夜里，希腊军队在城门前丢下一个枫木做的大木马，然后迅速撤离而去。天亮后特洛伊军队一看十分惊奇，直至昨天还严密地包围着城市的希腊军队不仅一夜之间竟撤得一个不剩，而且在遥远的海上，希腊舰队也正在撤退之中。现在，只剩下一只木马。特洛伊军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由于长期围困城市的敌军撤退，这一仗就算胜利了，应该庆祝一下。于是就把木马搬进城里，举行庆祝酒会。但是，就在这天夜里，正当烂醉如泥的特洛伊士兵沉睡之际，藏在木马肚子里的二十名希腊士兵跳出来；在城里各要害地方放起火来，并从里面打开城门，在城墙上点起松树明子信号。

曾一度佯装退却的希腊军舰利用夜幕又返回海岸。见到城墙上燃着的松树明子信号，舰上的士兵一齐登陆，攻进城里。等到熟睡的特洛伊人意识到被偷袭时，全城已被占领了。

人们一般地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基督诞生前一千二百年的特洛伊“木马”事件，就是间谍史的开端。但是，看一看

埃及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比这还早两千几百年——公元前三千六百年到三千四百年间有这样的记载：“某将军把士兵分别装的面口袋里，送进被他包围的城里去，用与特洛伊木马同样的方法取得了成功。”另据《圣经》记载，在公元前约一千四百九十年，莫泽为了解卡南地区的情况，派奴恩的儿子约瑟亚率领十二名密探去侦察。

正如同世界上间谍的起源无法查明一样，日本间谍的起源也搞不清。在记述三件神器之一“草薙剑”发祥地的神话中提到的日本武尊为了制服熊袭（少数民族），曾男扮女装打入敌内的故事被认为是间谍的开始。其实人们无论谁都程度不同地具有间谍的因素和兴趣。例如住在集体住宅或公寓的妇女们议论说：“经常到咱们隔壁太太那儿来的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是谁呀？”“对过那个女人听说其实是个姨太太。”这种窥伺探听风闻的兴趣也是一种间谍行为。象周刊杂志上刊登的“某人与某人结婚”、或“某某生了儿子”，这种人们天生具备的窥探兴趣正是间谍要素中的核心。由此看来，可以认为间谍的产生是从地球上有人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

要想把间谍行为与谋略行为区别开来是不大容易的。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认为谋略即是间谍行为的一种形式。从有战争必有间谍这一现象来看，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开始有纠纷的时代就开始了间谍行为。

日本历史上开始使用谋略是在楠正成守千早城前后时期。楠使敌人以为城上无防备，诱敌接近。当敌人刚一爬上城墙就用开水和粪尿往下泼，用石块和圆木头往下滚，使敌人饱尝苦头；还采取了战旗林立以少数兵力伪装大军的谋略。

这种办法到战国时代更加盛行，不仅采用谋略作为一种

战术，而且还产生了为探听情况而派去的间谍，甚至产生了甲贺和伊贺这类专门搞谍报的武士，不久德川平定了天下。

小说上写的，在德川时代各诸侯纷纷使用间谍，但那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德川平定天下以后，为永保德川幕府的太平，采取了各种措施。禁止阅存从中国传到日本并在日本广为流传的诸葛孔明兵书，即所谓的“八门遁甲”，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

在这本“八门遁甲”的基础上加进日本各名将的独特方法，从而形成了“甲州流派”或“真田流派”的兵法。但是，如果对“八门遁甲”的研究盛行起来，就会导致德川天下的不稳，所以引导它向阴阳学发展，把它的主要精华几乎剔除一空。

德川接着又对间谍采取了措施。当时，如果允许各诸侯运用间谍收集情报就会揭穿幕府的弱点和痛处，因此把伊贺系、甲贺系的间谍都编入“庭番”组织里。另一方面，命令御用学者大力提倡“武士道”精神，灌输“在内部探听人家短处是武士不应有的卑怯行为”的思想。

日本的历史学家在探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往往忘记了应追溯到明治以前的时代，而实际上其渊源出于德川幕府时代的政策。

日本的军队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道精神，把谍报机关视为卑怯的组织，就连特别有必要搞谍报的陆军大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都没设谍报课程。甚至在陆海军省内也只有一个有名无实的“情报班”。除驻外使馆的武官以外，从事情报活动的只有参谋本部或军令部的将军，并且是以公私兼顾的身份派遣去的。

仅从当时日美关系上就可以看清我们对敌国力量的调查了解，即间谍工作做得很差。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损失很大。日本估计美国反击过来的时候，最快也要等到一九四三年春季。因此，在一九四二年美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也还误认为美国破坏飞机场后就会撤退。可是，完全做好反攻准备的美国站住了脚，使我方被迫进行建国以来的首次退却，成为战败的开端。

其实美国方面已经窃取了日本自认为绝对不可能被破译的“九七式三型密码机”(海军技术研究所技师田边一雄的世界首创发明，从机器的一端放入普通文字，从另一端出来组织好的密码文字)，因而在整个日美谈判中，美国掌握日本的底细。所以说日本在开战之前就已在“间谍战”上败于美国。

我们从电影或电视中看到的备有谍报器材的间谍活动，那是在无线电通讯发达起来以后的事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自从德国、法国间谍使用信鸽通信的方法以来，间谍活动就盛行起来。尤其是德国，在开战前已经向法国的各阶层派遣了甚至包括司机、男仆、女佣、服务员、保姆的男女老少共四万人的间谍。

著名的女间谍玛黛·哈丽就是在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但是，由于“以报酬为目标的间谍，只要敌人肯给钱也会跑到敌人方面去”，而存在产生双重间谍的危险性。所以，在间谍工作方面被誉为世界第一的英国是很少使用这种间谍的。苏联的间谍也是思想重于报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本处死的理查德·佐尔格从苏联得到的金钱仅是生活费的一倍。日本人由于受武士道精神残余的影响，瞧不起间谍。但

在英国却认为“只有间谍是从最崇高的爱国者中挑选出来的勇敢骑士”，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战前来到日本，曾在帝国大学任教的阿尔夫莱德·尤茵格先生，在物理、电工学方面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英国学者。在他回国以前，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学者竟然是个间谍。他回国前在帝国饭店举行告别宴会，日本朝野名流数百人参加，还为博士归国而惋惜。万没想到归国后他竟登上了英国海军情报部局长的宝座，使日本的陆海军及政府不禁大惊失色。

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军人，如以驻曼谷使馆武官身份指挥南方谍报战，出生在夏威夷的二世田村浩上校（战争结束时任中将）等人，伪装成摄影师，在马尼拉从事情报活动七年之久。又如，象英国这些国家，从任命为少尉、中尉开始就派遣出去，直至升为将官，一直住在国外从事间谍活动的更是屡见不鲜。

在横滨就曾有一家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父子两辈居住在这里的英籍西服裁缝，最后乘太平洋战争的交换船回国，直到战争结束后，这个裁缝的儿子穿上进驻军上校军装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才知道他们父子两代曾在日本从事过间谍活动。

日本在一九三八年建立的“陆军中野学校”的目的是把这里培养出来的人化装成商人、技师潜入各国，在那里居住十年、二十年，搞该国的情报，即成为所谓“常驻间谍”或“潜伏间谍”。

但是，在陆军中野学校成立的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转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于是顾不得这个长远打算，

不得不把学生陆续输送到前线去。

在日本也由于受电影或电视的影响，一提到间谍，立刻联想到被杀头。认为间谍就是利用手枪、毒药杀人的那种残忍的人。其实，“既不杀人，也不被人杀”，这是当间谍的根本原则。在战争中则另当别论。在平时如果发生杀人事件，立即会引起警察的出动，对可疑的人进行调查。可是作为间谍者最忌讳别人知道自己是个间谍的底细。所以，除非到了自己要被杀的万不得已的程度，是绝不能采取杀人这最后一手的。

另外，争取不被别人杀掉，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间谍光是得到情报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得到的情报及时报告回来才算完成任务。所以，即使被斩断手足不能走路了，也要设法辗转回来；就是被割舌挖眼，只要心脏还没停止跳动，就要回来报告。这是最最重要的职责。

据说被世界上最早的秘密结社共济会暗杀的肯尼迪总统，一九六一年在美国著名的情报机关中央情报局总部的落成典礼上讲演说：“情报活动的失败往往被大肆宣传，可是成功的却不能发表。总之，它是一件被人理解的极少、招致误解的却很多，不能得到应有报答的工作。”事实的确如此，情报活动如果不失败，就不会被人们知道。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以“黑色间谍机”闻名于世的美U-2型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飞行员福兰西斯·格利·鲍尔斯被莫斯科判刑十年。一九六二年当美国提出要换回鲍尔斯的时候，苏联提出的交换条件是：换回被美国判处三十年监禁正在美国服刑的鲁道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上校。

阿贝尔上校，一九四八年由加拿大潜入美国，直至一九五七年，在美国从事十年间谍活动。他以摄影技师艾米尔·R·高尔德夫斯的身份住在葡鲁库林的福鲁道尔街的公寓里。他并不是因为暴露了身份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的，而是因为从苏联派到美国的名叫拉音·哈伊哈热的间谍，在美国搞间谍活动的四年中完全被美国的生活方式迷住了，为了永远留居在美国而叛变，并出卖了阿贝尔上校。假如没有哈伊哈热的叛变，也许阿贝尔上校还可以继续搞若干年情报活动，然后安然回国，他的间谍活动将永远不能被世人所了解。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活动于日本的最大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也是在他认为在日本已经没有值得刺探的秘密，而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捕的。他的被捕并非其本身暴露引起的，其原因是，由于日共的伊藤律<sup>①</sup>为掩盖自己的行动供出了属于美国共产党籍的某人，而日本警视厅也不过抱着随便调查一下的态度拘留了画家宫城与德，但宫城与德以为行动全部败露，就从审讯室的窗户跳楼自杀了。警视厅觉得他既然下决心自杀一定还有其他罪行。于是进行正式调查，终于搞清了佐尔格的全部间谍活动。这个佐尔格也是直至被日本逮捕判处死刑才使他的活动公诸于世的。假如他平安回国，可能直至今天苏联也不会公开他的间谍活动。

对于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致胜的无名英雄明石元二郎上校（后升为大将，在任台湾总督职务时死去）的活动和功绩

---

<sup>①</sup> 伊藤律——身为日共党员，战后却成了美国占领军卡农（美驻日间谍机关。——译者注）机关的走狗，进行情报活动，参与了逮捕鹿地亘和杀害国铁总裁山下的行动。后来在北京被杀。据说是美国谍报机关为了灭口杀了他；其实，莫若说是日共对他的叛变行径采取的报复行动更为确切。——原注

也是在进入昭和（一九二五年）年代以后一般人才知道的。而在日俄战争中化装成本愿寺和尚潜入满洲搞情报活动的花大人，即花田仲之助以及石光真清大尉的活动情况，至今几乎无人知道。

在日本常把那种慌里慌张、东张西望或刨根问底的人说成“这家伙好象是个间谍”，实际上真正的间谍谁也看不出他有异乎寻常的举动。中国有句俗话说：“傻瓜当不了将军和间谍”。在英国也有一条铁的原则：“间谍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非绅士不可为”。现在，美国和苏联具有世界上最完备的间谍学校。他们从国内大学里选择最优秀的人材送进间谍学校培养深造。不仅要求具有象日本东京大学学生那样优异的成绩，而且还要了解他的记忆力、注意力、运动神经，是否嗜酒、爱搞女人以及是不是多嘴多舌等。不光要了解其本人的习性，连他的近亲也须了解。在选择取舍时十分慎重。

现在，外国人去苏联旅行已经相当自由了。但在张挂“铁幕”的时代，外国人几乎是无法出入的。据说从苏满国境线<sup>①</sup>进去的只有两个人，并且几乎都没能进入内地。因为苏联实行身份证制度，十分难办。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没有证件，既不许乘火车，也不能在旅馆留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一个接受了美国训练的白俄人，利用伪造的身份证巧妙地混过了警戒线。可是还没等他潜入到目的地，就在一个村庄的旅馆里被捕了。当时一般苏联人随身所用的东西，无论是一片纸还是一块布，都是苏联造的。这个白俄人全身上下穿的也都是用特意搞到的苏联布料做的。但是因为缝制衣服的是个美国人，钉扣子

<sup>①</sup> 即中苏国境线。——译者注



的方法是两对扣眼钉成平行线，这与欧洲十字交叉的钉法不同。他就是从这个细节上暴露的。

另外，在同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件事。美国透过“铁幕”，掌握了苏联飞机制造的秘密。这是由于来自苏联的一个旅行者把一个小小的金属计算尺遗忘在美国某旅馆里。美国原已掌握了苏联采用新的合金生产机翼，用它的下角料制成民用产品这一情况。所以，通过分析这个计算尺的金属的性能、硬度，进而推知整个飞机的状况。这正如考古学家能从五分或一寸长的一小块人骨化石上再现出古代人的身长及脸型一样。能作到这一点是由于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缘故。

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间谍至少要会几国语言。例如，他在外国的街道上穿行时听到有人小声地耳语说：“刚才遇上了坦克车队，街上被禁止通行十分钟”。间谍的脑子里立即要盘算，既然用了十分钟，那么从坦克通过市内的速度考虑，可以推算出有多少辆坦克、多少士兵经过；再从在这样宽度的街道上不得不中断交通，就可以想到坦克的大小型号。于是通过这一点就搞到了情报。而那种东张西望、举动反常或不追根究底就搞不明白情况的人，只能算是个草包间谍。

只要从战前日本陆军向各国派遣的青年军官，如杉山元、荒木贞夫、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搞情报的人物后来都成了大将或元帅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傻子是当不了间谍的。

战败后的日本被称为“间谍的天堂”。笔者也曾几次被问到“日本既然没有象样的军备，又无值得探索的秘密，管他叫‘间谍的天堂’岂不可笑吗？”